

甘水仙源錄

經名：甘水仙源錄。十卷。元代李道謙編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參校本：藝風堂拓本、柳風堂石墨祐本、元好問《遺山集》、《古樓觀紫雲衍慶集》、《牧庵集》、《秋澗集》。

甘水仙源錄序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閎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乃於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甘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遞相闡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則郡邑，建立名宮傑觀比比皆是，遂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丕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闡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為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堅立各師真之道行，及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荊金趙璧未易輕比。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為一書，目之曰《甘水仙源錄》，鋟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繼之斯後，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日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嫌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為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為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邱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爭散人孫不二可贈清爭淵貞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準此。至元六年正月日。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濤撰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為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獨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詒，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真人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陝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黑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余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鄉黨饑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創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真人曰：害風來也。真人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衣氈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為詩，故以猥賤語晉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懼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

日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紙，凡肆口而發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譖而未始詢其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羹，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真人口鼻問醺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束邁過關，攜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綠爾。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翕，俄頃真人至，馬公信猶未篤。真人於鶴起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肩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一客呂馬通。未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披席出家，見道士入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真人。w11馬公法名曰釭，號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便呼馬公曰山恫。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黑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真人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真人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箭山，於嶺上採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懼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築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瑠璃碼腦珍珠眾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為火災，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鹵，真人呎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問，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卻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真人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捆，凡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眾，獨納劉處玄者

，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 邱、劉、譚、馬也。又於寧海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傘陽子號。王自髻齡問，嘗過玄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齋肆，真人倒坐於其間，郝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眾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為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真人曰：我於長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真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 邱與王也。命邱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繡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真人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祖道者也，殷勤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樞軒居士，居士援筆為之銘曰：咸陽之屬，日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為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祕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非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卻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束人畢從。淘汰真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為誰？ 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真人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

，此道大行，逍遙乎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和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為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日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詒，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饑，人多俘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為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為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污^{#1}，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眾心，故多為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2}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箕子狂九疇叔，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堅，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真人為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詒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庵居，固其肩鐻，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肩鐻如故。問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為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擁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玉峰老人胡光謙為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

眾，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束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邃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鑄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仲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鄂亭密邇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問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沖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探襟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來，授以祕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產，偕為水雲之遊。迎洛入關，結廬於太一之下，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蠅糧之食。隆冬祁寒，露體肫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玄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塵清談，懼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為蓬聞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忽忽#1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眾，傾赴雲集，懼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線，爭虔懇延致，以為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眾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瑱、劉真一、乃奉上真人遺跡，仍略之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玉峰老人

胡光謙為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眾，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束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真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邃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鑄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捉點嘉祥觀仲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鄂亭密邇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問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沖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弘探襟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來，授以祕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產，偕為水雲之遊。迎洛入關，結廬於太一之下，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蠲糧之食。隆冬祁寒，露體肫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玄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誦。其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勾，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塵清談，懼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為蓬聞之客。居無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忽忽^{#1}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眾，傾赴雲集，懼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線，爭虔懇延致，以為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仙觀之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眾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翌日，曹頊、劉真一、乃奉上真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適遇重陽真人生朝，方陳設供養，纔初鼓，震雷忽

奮，聞重陽真人言曰：子仙期已及，不當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監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泊吾邑黃錄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嘆良久曰：異哉，真人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琰，傳之來世，良為可惜。汝等其奈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罪也。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雲，烏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日幸遇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子遊全真之門久矣，子其為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伏謝，駑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者，然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懼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廉公正無一毫之私，雖魯仲康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不能過也。且萊陽素為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請道眾，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道論德，探清靜無為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庭館蕭然，殊不覺有官況。既散，則復治事如初，從旦達暝，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剿裁如流，而清靜之道，抑不為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參之禮蓋公何所異哉？蚓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簿夾谷昭信，朱勾課最，戶無通租。仙尉蒲察武功綵棒威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為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初。及真人登真於萊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特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真之教，復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為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敏，因摭其相遇之實，得非並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天地無為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內者，其天地乎。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參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內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於重陽。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創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姬周

，沖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宜甫，世業儒，系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季兵亂，束遷寧海，因家焉。祖覺，字萃叟，以孝行稱。父師楊，字希賢，容儀可觀，沉默有度，事親為學，綽有父風。客或驚走，以細複擲於家者，視之兼金也。白於父，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居幽谷村，以淘採為業。積金兩鎰，將齋於市，逼於監稅者，賴公獲免，願中分以報。希賢固卻之。呂曰：公有黃向風義，後當有高士出焉。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呂者，始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無夢鍊大丹於崑箭山，幾三載矣，日仙至則丹可成。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為之贊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惜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圈中。壁有字云：我輩己亥十萬人，太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頭常廝抹。既覺，聞屠堵聲。往視之，則清之子阿澤屠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己亥猜也，辛巳清之歲屬也。詣衛士孫子元占之，以決其惑，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嘆曰：死生固不在人，曷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已而與客弈棋，乃失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飲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造其席，戰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徑來訪謁。與之瓜，即從蒂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談道多與師合，乃邀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首，祖師賡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南園地中一鶴湧出，今茲欲為祖師結庵，祖即指鶴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構，字之曰全真。師欲從祖師西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離鄉遠遊之樂以開釋焉。是歲十月朔，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一餐，雖隆冬祁寒，唯筆硯几席布衣草屨而已。形神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啟鑰，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數日從我西遊，直鎖害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悟，以資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釭，字

玄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恫，因為小字焉。居崑崙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無所遁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乎。使候之，師蓋藥用酒引不覺過量，疾甚，人復曰：馬公將死矣。祖師批掌嘆曰：吾遠尋知友，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誓狀于文登蘇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飲食起居悉以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祕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將昇，師請曰：釭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邱三道友入關謁和、李二真人，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遺命也。師居廬，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友〔商志於秦渡鎮真武廟，師曰鬥貧，譚曰鬥是，劉曰鬥志，邱曰鬥閑。翌日乃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為環居之所。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庵為祖庭，自此始也。師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曰：十二時中天運造化曾少停息否？對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錦麟不得空泌灑，收拾綸竿歸去來。大乘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號。十九年春一、一月，師築環華亭，大乘亦與焉。牆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環內以水沃之，曰：今日純陽降世辰也，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葉矣，仍作頌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大乘請釋其旨，曰：此隱語也，其應有日矣。及期綠葉敷榮，始知移植之日至五月二十相去三十有六，是天地晝夜合為七十二候也。大乘因作《異木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解元李子和輩願執几杖以從，繼而棄俗歸道者不啻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蓬萊庵，從善友趙恩請也。秋八月旱，師祈雨詩云：一犁沾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未浹旬，官中有牒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邱長春為主張焉，仙仗東歸。過濟南，有韓洵清甫者，慕康節之為人，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洵謝曰：大道鴻濛，無所扣請。今聞至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外則抱臍下之珠，類此甚多，蓋言道人分內事也。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寧海，未几行化于文登之七寶庵。門人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須加二

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及疏鑿尺有八寸泉乃湧出。冬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喜。遂乃歌舞自娛。二十三年春正月，報者云，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十月下元日，文登令尼厲古武節請師作九幽醮，師謂姚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懼呼，焚香致拜。居無何，回首側臥，東南而去。十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縵朱餅，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宸。特寓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誕辰，師仰瞻天表，曹頊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不恕遺？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一曰：汝等欲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百難，慎勿退惰。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時將二鼓，師束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俄頃，人云師已仙矣，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初，崑箭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青為白，師曰：松之白，殆為我乎？不半載，師果逝焉。長生、玉陽二宗師來薇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右門人盜去，萊陽宰武節劉公啟柩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葬之。師幼習儒，長克家，有不貲之產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禮》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為碩士，接一童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此也。承師訓以闡化，援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寰海，以濟眾為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樂取於人以為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變苦泉為靈液，劉清毀屠具而改行，樂周焚漁網以向風，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耆稚為之雲集，果行西秦，飛鳥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頊、雷大通、劉真一、于洞真等數十人，實修真達道扶宗樹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邱長春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絕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之號。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持師道行之狀致懇於僕，曰：吾嫡祖丹陽宗師，葬于萊陽，進士張子翼作《登真記》，已識之矣。而祖師成己成物盛德大業師能鑽承之，乘風御氣長生久視之道師能揄揚之。祖庭會真實本諸此，不以貞泯載其道行以詔後人殆為闕如。子無斬其文，庶傳其不朽也。僕惟道德之源繼續承承不迷於後世者，丹陽師之力也，牢辭其可乎？乃擊之以銘，其辭曰：

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

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
重陽飽飲甘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儒。
金焰爍爍開七蓮，慨然捉馬揮玉鞭。
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鍛鍊方且圓。
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
機發於踵崑丘巔，降龍伏虎祕法玄。
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闡教乃宣。
秉風御氣遊八埏，下視塵世猶天淵。
若子若孫稱大賢，胸中冰雪壺中天，
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濤撰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為之士也。士至於無為無不為，攜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為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馬、譚、邱、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沖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繆繚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報己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損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為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問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必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為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煩，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鼈灰玲，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炊甌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祕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陽，與馬、邱、劉

同處，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遺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座之于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水介於見鳥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後寓跡於河朔，獲蔚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逼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外內尚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于後：忍折齒之憤，德也。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為人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束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拾礫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問，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觀在後長春 邱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巳年巳月巳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自童稚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鸞之後數十年居仙瑩之側，王生主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醮祭無惰。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敬喜而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束齊發揮，西洛留跡。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蕾買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衛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竟

1 『陽狂垢污』，柳風堂石墨及《未刻稿》上冊作『佯狂垢汙』。

2 『談一字疑應為『談』。

3 『忽忽』，應為『匆匆』。

4 『至人』，藝風堂拓本，《未刻稿》上冊作『異人』。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脈，抽天肩，毫芒太虛，塵

芥無垠#1，鞭烈缺，笞靈窿，踐汗漫，肩鴻濛，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賽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悍，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剎以為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今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盼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揮灑二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道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失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攜邱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荐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為之號，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邱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汴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啟迪丹經，掃惑雲，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叩咸陽，歷華陰，寧神於劉蔣舊廬之炯。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塵雜沓之叢，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春，人績則食，不績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濱，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垠。忽遇石井，寒泉泠泠，眾駭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鍊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為三泉。逮丙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懼，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柏，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狸訐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團，就伽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絨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於昌陽，綵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日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澎如傾，言如有徵，如影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泠泠，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

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鉤，乃遣使者徵之，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僚士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集眾，告之以聞苑之行，曲眠左肱，偷然返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奧涉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為萬世之規繩。披雲宋君襲教，翰承法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啟玄牝，交穀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紀跨鸞之盛跡，勒蒼山之翠泯。其銘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篁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鉗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騫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餘自山東抵京城，館於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餘曰：我先師真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探，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於耆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為解，弗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于餘曰：父師長春子，姓邱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馱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於其故里。師乃入緇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簣，雖簞瓢不置也，人謂之簣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山七年，如在壩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鹹依之，京兆統軍夾穀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勸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

，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祿持語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日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劫書，促師西行，稱之日師，日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瑜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燼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駟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蠲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屨滿矣，所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師之在天長也，靜倡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醮輒鶴見。熒惑犯尾宿，師禳之即退舍。旱魃為民虐，師祈之則雨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安宮，天長觀為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亦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師登堂，慰會眾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群弟子啟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閱仙蛻于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眾。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藥，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事雕鏤，而自然成文，有《播溪》、《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沒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

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寇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錄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眼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全真一派，道為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墦溪，一簣六年，簞瓢無有，人皆曰賢。廬于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于水。子誠真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宮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庭，召以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沒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兩全，偉哉長春。

祭文

定庵吳章撰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長春真人邱仙翁之靈。嗟嗟仙翁，早歲出家，壯而成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班，獻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古，何者為住，何者為去，嗣教門人，結綠道友，衰經滿堂，如喪父母。吾屬蹉跎，蒙知最重，奠拜靈筵，器之為慟。嗚呼哀哉，君壽國安，師能致之；含靈耳目，師能啟之；水旱為珍，師能禳之；師為飛仙，何日忘之。嗚呼一辰哉，尚饗。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并序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秦蜀九路道教天樂真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宮提點賀志沖、李志真來言：伏讀六年詔書，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省節文。皇帝若曰：自東華垂教，至重陽開化，朕心嫌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鍾離真人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呂真人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陽全真開化真君，馬鈺丹陽抱一無為真人，譚處端長真雲水蘊德真人，劉處玄長生輔化明德真人，邱處機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王處一玉陽體玄廣度真人，郝大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靜淵貞順德真人。其於練德述道，聖謨天出，稱

情適中，死濡生被，道紀光賴，永永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一，餘六真^{#3}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難，尚恐行實流之人問者，不託金石，無以聞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詞臣。并真君既傳六人^{#4}，獨是玉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縣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信傳信而疑傳疑，實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載下。細及龜筮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猶特傳之，況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不可以吾儒者不為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狀及顯異錄，真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來前，撫首與言，又聞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敝服赤腳，狂歌市中。人謂或病失心，或識為無疾，將收斂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皆為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開化真君至州，願廁弟子列。真君知可授其道，為制今名，從居崑箭煙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真君從其徒馬無為、譚蘊德、邱演道、郝太古四真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未脯，墜查山，柄得介陽子三字，識其師蹟。介字書所無，若真君特制之，以號真人。後有詩介竹通為七箇，又若介為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為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歧立，觀者目暄毛豎，舌橋然而不能下，稱為鐵腳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為詩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幾其跨火不焦入水不濡之徒歟。遨遊齊魯間，大肆其術，度人逐鬼，踏盜碎石，出神入夢，召雨搖峰，烹雞降鶴，起死嘯枯，麾訶喉斥，一方千里，白叟黃童，竭蹶其廬。或以為善幻誣民，因召飲可鳩，真人出門，戒其徒先鑿池灌水，撓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無嘗從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餘杯以盡君懼。與之，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涸，以故不死，猶鬚髮髡簡，不纓不能受冠。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為治，對曰：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雖廣成復生為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鳩，對曰：臣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謂異人，或讒善幻。世宗試而鳩之，見不可殺，悔怒而逐讒者，當時諱之，謬云然也。明年為修真觀，居不瑜時，求還山，世宗燼之，委去。其年世宗不豫，復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車，世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為醮，資大行冥福。其年復還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為供致真人而薄其酒，日取汝其室藏樽煮酒來，植依求之，則其妻密置，人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四應真字，日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真君降辰，植果育子，舉家喜曰：四四，真人指月日為告耶。即求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矣。承安二年

，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是時呂道安將建祖庭，蓋真君故廬，以無勸額，不敢集眾，真人奏立觀靈虛，賜道安冲虛大師，而祖庭造建始盛。以母玄靖年九十，求還山侍，厚燼遣之。泰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民為道士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劍梃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橫罹其毒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蕾買光集》行世。為其言者，條分派出，多於六宗，數不啻萬。邱演道弟子尹清和真人，為道大宗，視真人為叔。歲乙未，擇其孫清泠子劉志源俾建上清太平宮，蓋由整座民張守真能誦栩聖保德真君語必為今及#5，當來休咎徵，且授九壇三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勸有司作宮千柱，以妥景靈。金季蕩焚，木灰瓦屑，清泠剪棘誅茅以居。時日薄西山，纔構孚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彥、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為之，歷四十五年，構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虛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法師祠四堂，鍾樓齋庖應凜將二百楹，位置雖劣祖庭，猶足為自關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作為宋太平興國中，出內帑，禪西土財力為之，既其毀也，乃復於道流數人之身。真人生逝於金，而見贈於皇元，真人生逝皆在山東，其徒教行關西，擇勝地以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抵掌雲中曰：吾孫若曾，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少正純重兮，四君皆陽，生不並時兮，名相襲芳。豈以陽者兮，本天親上，輕舉凌空兮，易為向往。何獨一君兮，海蟾自名，將取月魄兮，隨日受明。日月為易兮，衛生要訣，世微五君兮，奧疑誰析。又嘗思之兮，少正蟾純，歷世綿邈兮，絕學無人。嗚呼重陽兮，纔七弟子，有婦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度兮，始人為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見，從學崑箭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旋徙雲光，冬眠抱雪兮，夏立迎陽。九年德就兮，鬼盜避逐，騰神入夢兮，群異傍出。莫毒匪鳩兮，持飲如漿，名藹燕都兮，徵來天長。衛生為治兮，宸辰問益，鴻言剖疑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旅兮，邈不可留。歸幹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虛，華陽天寶兮，不但其居。在在授業兮，其出一戶，縣子暨孫兮，獨瑜萬數。東海之波兮，百里涵濡，今焉西流兮，溢及鎬都。太平之宮兮，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蓊棘攸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西兮，他門#6孰先。碑其平生兮，道行彌晰，爾祖爾思兮，來裔無教。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嘉議大夫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東平徐瑛撰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善，度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問於道俗存亡之異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號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郝大通之號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根之號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旌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洞陽掌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屬來見，請於予曰：貧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誤蒙聖朝采錄，錫以徽稱，使得蓬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棲雲之訓也。棲雲之所以表見於世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棲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願屬筆於子。儻辱惠顧，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懦生昧於玄學，叙事遣辭或致抵牾，徒取誚於識者，牢讓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與予同宗，見待素厚，難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錄宗師行實，採摭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步虛者歌之，以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為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為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曰：君何為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師乃棄家入崑崙山，禮真君於煙霞洞，求為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納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邱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腳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二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祁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沃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

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灤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自爾為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技進，名動闕庭。其他靈異之跡，如天長頂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者，尚多有之，不可殫紀。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此三年，勸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于世。噫，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7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為方術，為符錄，為燒鍊，為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箭，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創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為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黑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探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邱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能世其業者甚眾。高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板蕩，國朝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貴賤欽仰，宗風大振，道價增崇，不臧太古。今洞陽耆艾敦厲，剛毅木訥，食師之德，幹父之蠱，當釋道紛爭，摧敗挫鈕之際，寂然湛然，守之以謙沖，安之以委順，處之以鎮靜，操修無方，精進不輟，用能上取聖知，特隆璽書褒美。較其難易，又不出於棲雲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今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子，欲知其子，請觀其孫。銘曰：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此語常怪東坡公，神仙有則八表同。不應秀止東方鐘，崑箭山高天比崇，左顧右瞰搏桑宮，上有一洞煙霞封。重陽發之麾鬼工，紫黑直與問浮通，馬譚劉邱王郝從，六子矯矯皆人雄。縹緲至自蓬萊峰，驚見碧海磨青銅，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就中郝公鸞鳳龍，洗心以易虛玲瓏，藏用於密退以沖，枇糠富貴不掛胸。剛央物莫嬰其鋒，訓練復遇王元戎，納衣一傳神契融，有袖無袖由人縫。同門之朋桂與種，腳跟不必隨渠儂，沃州石橋張果蹤，旦如虹蛻插蒼穹。

大道在此南北衝，何須遠走巢雲松，止而不動吾非慵，艮乃萬物之始終。
結趺趺坐為瘡聾，朝觀日出光曨曨，吞霞入腹丹火紅，暮觀流波朝彼宗。
河車挽水玄霜蓬，有人問之趨下風，如以寸莊撞巨鍾，搖手使去妨吾功。
過橋行人抗塵容，僵名仆利不有躬，見公視世猶蟻蜂，形骸土木心冥鴻。
穎必有泚羞頑庸，反求於身當發蒙，搏貪節愛廖痕恫，憧憧往來秋夏冬。
百感一二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確乎六年真苦攻，養成詫女連嬰童。
奮袖起舞知德充，願以所餘及倥傯，普度一切超樊籠，泥在鈞兮金在鎔。
螟蛉螺贏無常蟲，功成朝元去忽忽，飛霞佩玉鳴冬隆，雲裝煙駕滄淇重。
弱水萬里昏濛濛，淮南小山空桂叢，黃芽欲種須圃農，公不可見憂心沖，
棲雲老仙亦難逢，住世賴有徐神翁。

七真讚

北平王粹子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應道運，豪雄絕倫。甘河得遇，兀若狂人。挈還四師，大開全真。巍巍
法教，東海西秦。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髻承師。風雷示化，金玉垂辭。邈矣
前躅，如何可追。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癥疾頓愈。央烈入道，水雲為倡。歸視終南，聚徒洛土。教風
既弘，蛻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厄鬱，所守不渝。聲名
卒顯，被召海隅。

長春邱真人

猜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愍此兵戈，遠涉西北。九九
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遇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號，金蓮共芳。跡多神異，名動帝王。高山
景行，千載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閥閱，獨喜林泉。兩詞一納，終始師傳。神示易祕，沃橋六年。化緣
逆順，悉合自然。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竟

#1原文漏『垠』字，據藝風堂拓本補足。

#2『鍾離』後漏『真人』兩字，今據柳風堂石墨拓本補足。

#3『有婦人者一，餘六真』，柳風堂石墨拓本無此句。

#4柳風堂石墨拓本此句為：『真君並六真既各有傳』。

#5柳風堂石墨拓本此句為：『蓋有傳應大法師張守真受瀾聖真君至一司以彰宋朝』。

#6『他門』，柳風堂石墨拓本作『玄門』。

#7『老一原作『若』，據文義改。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

汝陽弋穀撰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盛，什百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衣啟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老，幾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日語眾曰：清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葬之禮，仍即其福地，並建宮宇，勝槃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今。吾儕享其成業，今無一報，顏實腆矣。將刻碑紀實，以詔無窮，若何？會日唯。遂以中統三年十月吉日，徵文於汝陽弋穀。僕以師真道德高厚，奧妙無方，詛以荒疏，淺淺者所能窺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志通所紀行狀，仍摭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之。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天之所以界#1付於聖賢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者，或久近廣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賢所能必，能不滯其時而已。或拱揖廊廟，或私淑側陋，或清靜而化，揖讓而治，或平水土，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默以革苛偽。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天下後世，小則一郡一邑，隨機應變，與物推移，要不過乎徇道以濟斯世耳。由跡以觀之，功用之不齊者，所遇之時異也。則天之以是道而界付於聖賢者，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為酌飲，旱則為灌溉。道猶火也，飢則為烹飪，寒則為煦嫗。用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頃以金錄訖運，喪亂並興，黔黎珍於殖醢，玉石燼於烈火，天意開顧，挺生至人，全界斯道，以假援之之手，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繼出，而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累聖之妙無餘蘊。父作子述，闡化數十年，徒徧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狼戾易心，強梗順命，革煩苛為清靜，化湯火為衽席，挈一世鄙夭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為最，蓋天之界付之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

。遠祖居滄州，前宋時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耀。師於大定九年正月十一日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凡兒，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即玄解。嘗因祀事，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錮之，竟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惠困，勤瘁者累年，眾德之。遊濰州，時龍虎完顏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為茂林。後覲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太祖皇帝遣便宜劉仲祿，徵長春真人。仲祿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次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為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難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勸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割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遠遁#2，為眾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眾輻輳，輦燼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眾曰：吾素馱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樂請主醮事，而出遁景州，之東山。未幾，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肌責優渥。甲午春，遊母間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為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瑜春南歸，及玉田，眾喜，為數日留。日已晡，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豐草中，眾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錄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遙理醮事，時旱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恬然，在他境猶風。沁帥杜德康、平遙帥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眾鑿道藏經板，不數

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為之張本。師以此道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庭。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撫慰，皆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遙之興國觀、惇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給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請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並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為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眾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箴葬禮，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洶洶不安，賴師道德素重，鎮伏邪，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束，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賡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庥殿閣集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耆宿以主之，興完皆瑜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己帑物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需。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為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官誥類禮聖畢，訣眾曰：吾將逝矣。眾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夫復何言。有進紙筆者，默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眾毀哭過哀，時馨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贈，一辰戚若喪考妣。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哀為一集，目曰《應綠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逕坦明，以謙遜勤約為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為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為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濰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內，形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

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為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祥風時雨，覆及遠方，歧行喙息，罔不得其所，其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姿，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備，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潰，華禮蕩滅，污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篇誥語，八佾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佔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悼夫昧大體而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涎。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界已專。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振常涓涓。琉入濰陽玉清前，灌溉六葉開金蓮。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靄掃盡孤月圓。至理渾融無正偏，漆園鄭圃非獨賢。遭時得君明機權，鑑光亦豈從娃妍。冥鴻高舉蓬海邊，間闔萬里來翩翩。鰲頭可釣虎可編，萬蚪誰信容咎鞭。頽彼力障迴九川，塗炭氣化成几筵。惠雨一灑劫火燃，大地墾作種玉田。精衛投石海空填，螟蛉遇祝速變遷。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為福皆夤緣。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嚼九九篇。琅函萬軸成蹄筌，始信天上無癡仙。沫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嬋嬋。有心不敢自聖癲，有口難說無礙禪。人云功行徧八埏，波浪幻跡從佃佃。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鉤坐釣三峰巔，寶地花木肥芊芊。青山不礙行雲煙，死而不亡壽更延。他山有瑛實可鑄，光騰億劫無歲年。千谿萬壑分嬋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曰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鵠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為祖師，其自甘河仙遇，劉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特立章章如是？卒之搜奇訪逸，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逮矣哉。至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生能無欲，歿能不壞，惟長春師為然。師救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為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遊以壽終。若夫以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洛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

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為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授以玉兒，覺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游，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歉如也。見公穎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作成，以償平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常默禱高穹，望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若愛欲纏縛，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矣。同舍兄張本敏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居無幾，負書曳杖，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徙天柱山之仙人宮。宮之主者日湯陰李仙，見公儀觀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逮公辭，告之曰：君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時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眾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入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公促裝往拜席下。師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田琢器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攬副統咨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己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祿資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為阻滯，乃往說林，俾移檄所駕，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命經，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漠地幾萬里，並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為希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坐上語眾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名其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眾興作，刻日落成，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報。癸未夏五月，師至自行在，憩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圈而佩之，仍作詩為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之留，弓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屬之意。秋七月從師還，至下水時，殘暑尚熾，師因納凍官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者不易逢，逢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篤，人貌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和嗣教，以公為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輩，時方詔通經之士教太子，公進《

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被執，眾皆駭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者高其節，特免扭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日一吏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故公為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自為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為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業精嚴之士，普賜戒錄。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磨，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為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陛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錄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眾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責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卹。自恆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壬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凡山下道院皆為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逮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錄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為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內亡魂，勸公為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璧環紐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於空際者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計，不以湔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眾。冬十有二月，有旨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勁公預焉。舍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效，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顧問，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真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

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令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為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次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茹葷飲酒之戒涓毫不犯。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單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積，羽化之日衣裊杖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校，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卒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幾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為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馱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倡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齡稚，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荐承恩顧，雲耕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絡繹不絕。及聞訃音，近者素服長號，若喪考妣，遠者出近仙靈，為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擁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畎世幾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作，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鄰鄉縣，熟其為人，敢以斯文請。予辭之力，不瑜月凡三見臨，具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為傳，併以見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纖芥譎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為次第其先後而銘之。銘曰：

道之為教，基於老氏，不肆不耀，知足知止。

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

粵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

笑授弓弦，傳法微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

言必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己。

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死。

蒼蒼五華，涓涓一水，窈兮奄麥，聞我冠履。

付畀得人，追書遺美，有狀斯述，有傳斯紀，

仙靈雖昇，仙聞不已，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于真人道行碑

宣授河南路轉運使兼康訪楊奐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寶也，不以蘊於山淵而不聞，沉於人乎。束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亙千數

百載而不廢也。僕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馬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耄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譴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始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沃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峰，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日其寵日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汾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玉清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錄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沖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沃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景，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沖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凍，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官事。七年，河南不雨，召近侍護師降香濟原上，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鐵剖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立致甘澎，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為之冠。秋七月，約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眾，船人疑其有金帛，迤通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秦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舟馳近，舉脫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躡，擁警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方為人所尊信，主束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瀘溝，乃雨，蝗不為災。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刺寶儉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即日命駕入關總宮事。驀白雲、李無欲實綱維之，而曹沖和志陽實潤色之。丙午夏五月，西遊輦

昌，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秦亭，賓僚劉澤淑、王道寧、焦澎，朝夕左右，動靜語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禮無不答，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斂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那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緣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珊。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請之哉。師問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問。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臉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嗇神頤真之祕，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襪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己耶。束徹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洮鞏，北際燕遼，瑰蹤瑋跡，章章可考。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來，青山也塵，遐想巖扉，強勒之銘。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願為犧樽，火烈始見玉性溫。西翺束翺動帝閭，歲旱懷詔濟瀆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輩廉馮夷掖雨輶，焦穀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魂，霓旌豹尾交續繡。楊枝麾灑消沉冤，隨機應物忘清渾。疾雷破績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面汶宿恩。洪鍾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殊派契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瑛馨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竟

1 『界』原為『卑』，據文義改。

2 『遠遁』原作『連遁』，據藝風堂拓本改正。

3 『按』疑應為『安』。

4 『重』原為『里』，據文義改。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馬丹陽玄寶、柏其室孫清靜不二，譚長真通正，劉長生通妙，邱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真人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啟鑰，不少斬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焉。所至則徒眾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一日遣人詣那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所密授者。他日興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忽顧謂其眾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李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人。迨及真人，會同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陲。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真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興教，在斯人歟？出言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前知，得於至誠。維生有聞，維後有傳，槃之古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求厥垂。

離峰子于公墓銘

遺山元好問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納之餘，不少馱。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協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峰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菜桔而過，藥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懼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恆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

，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離峰子之生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峰子於眾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2}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問，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穎脫，縛律自解，心光嘩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日一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鯨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峰子之舊，叔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眼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勘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段。張予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茸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雞豚，託處鼯蛇，視身寇條，自干買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日婦姑勃蹊，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蛻骨^{#3}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刑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乃叔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燦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遇丹陽行丐長安市，真

人出貨泉百繒績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浸有所得。長安人趙恩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是後關中之人，攀抱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鄧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延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維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茸，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魯現琦識之。時弟子李道寶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寶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寶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眾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涇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廈，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邃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灋西，嘗晨起呼眾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邱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眾，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度李志久，方主翠微官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為室靜為門，靈襟不受塵翳昏，擴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源，季世遂有支流分，檜襍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百餘年，弱而能強謙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數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得真荃，誰能繼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逃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照如澄淵。

關中道譽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
淳化之柏高參天，翠微之宮矗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邱、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眾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為宦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木虎公，既暝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闢，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擴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執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
反以紙襖為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
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吳志恆來劉蔣祖庭之筠溪，再拜稽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並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古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邈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廖，鄉黨以

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卻之。及母氏之終天也，一辰毀過禮，幾於減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服罔極之恩，無瑜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舂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日一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眾，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鄧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卜庵玉峰山下，頤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啟發。至於疲癯殘疾悍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問里士庶日益敬仰，鄧人為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為常。貞祐間，羌人陷郃，師亦在虜中，雖被俘摯，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羌識其為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奚止滿戶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鄧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郃，以十月十有七日命眾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泊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南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為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眾誦《清靜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峰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為莫逆友，時仕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華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圍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鄭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參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履，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鉛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遂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創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挈眾北渡，於東河縣築棲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也，即遞相印可，以圓明為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眾

百餘西歸，於南時創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輦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庠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常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己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沖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嗇氣頤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宮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情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嗟若全陽，玄門之綱，天姿英偉，上性昭彰。松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之浸昌。三髻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先饋，奚啻五漿。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翱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浩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燈而朝香，紀遺烈而刻貞泯，將為萬世而傳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黨宋子貞撰

公諱圓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為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祕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眾利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眾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寇起，東海富人多以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帥，老幼獲免者甚眾。寇退，遺民奉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邱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印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褥，莫與為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宮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瓏，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

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賽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疏，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為之住持。纔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眾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乎？公曰：令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為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問暇談笑，譽賽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為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乏急難，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錄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為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為祕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為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
清談揮塵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婢聖奧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
妹妹暖暖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鯤，麾斥八極恆孤鶩。
退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馱代歸朝元，羽輪颼車聞復崑。
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尊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鸚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勳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束。路聞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灸，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逮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袖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為，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韜光晦跡，未有識其為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

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令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沿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綠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不回顧，暫憩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童，山林縉素之流，閨闈羿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丫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禎，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師作黃錄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啟，其泉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契丹陽輩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強率，不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睹屈伸之跡，門眾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訃聞，皆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自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無做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疑然為一代宗師，學者瞠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關逢困敦正月腦，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持師行狀，泊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稔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于燕，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乘問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

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者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傳徒，無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為盜蹶，暮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之全，一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人，忝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義不容辭，乃為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澹乎無為，支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障而束之，作者七人，為百世師。粵有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健羨，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捲惟汴梁，重陽蛻息，大建朝元，暈飛雉翼。不自為功，歸之眾力，名飛九重，爾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綠，密承道癰，在處百千。一聞訃音，泣涕漣漣，付界如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光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堂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棋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為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眾流而為一，夷考其行，豈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徵自海濱，首以好生惡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膺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眾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嚼齒大罵，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進巡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噓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事，眾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雷，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元祖庭，久廢於兵，會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尺書加幣，改白雷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

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闡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訃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為死灰，以形為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略焉隱几，不知有己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為賢智事業，與人蚩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祕，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為請。義不可讓，遂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竟

1 元好問《遺山集》卷引《紫虛大師于公墓碑》此句下有『解衣報食』一句。

2 『病予』，《遺山集》卷三十『《紫虛大師于公墓碑》為『予病』。

3 『蛻骨』，《遺山集》作『有墓』。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王磐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躍，骨骼嶮巖，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懼喜迎接，聞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恕齋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簀之際，眾以後事為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慮焉。哭臨既畢，眾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問學淹該，甫瑜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長春宮建設金錄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之日，有群鶴翔舞，下掠壇憚，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嘉之，賜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嶽瀆廟貌，罹金季兵火之餘，率多摧毀，內府出元寶鈔十萬絡付

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有幹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剝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暑，四嶽一瀆，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聳磨貞石，叔聖代尊崇祀典，祇敬山川，興壞起廢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遠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為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輩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踐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探厚，氣貌溫和，頽然處順，不見涯埃，疆悍者服其謙恭，驕矜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徧，久乃估然。加以持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懼心。至元九年三月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襄事畢，提點劉志敦持行狀，致嗣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文，謹次第其行實之大略，而擊之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知誘物化中變遷，大朴乃始淪虧偏。
爰有至人起秦川，不修不為口忘言，希風遠暨東海懦，一驅學者歸淳源。
流傳四葉道愈妍，嗣教乃得誠明賢，誠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植資稟異。
髻丫初入長春宮，三千道流仰標致，萃玄堂深入絕跡，戢戢千函鎖幽祕。
師持管鑰恣披番，萬卷汪洋在胸臆，捷趁徑造浪苦辛，博中得約道乃真。
真常門人徧天下，齒尊綠熟非無人，一朝順化拂衣去，心傳密授惟師親。
將壇高築拜韓信，千古盛事驚三軍，學道由來在心悟，行輩不拘年早暮。
羽服黃冠十萬餘，趨走長春宮下路，仙家閱世如流萍，空裏浮雲聚散輕。
適向市朝觀物變，忽乘鸞鶴上青冥，玉泉西北煙霞多，五華山色高嵯峨。
颼馭一往同逝波，長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風雨荒雲蘿，墳前豐碑字不訛。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京兆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孟攀鱗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為世故所奪，不為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惑，得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於言辭，見軼眾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玄門立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知身以神為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為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元沫泗，融為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為門

徒者，久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仲追念先師傳授之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乃勒其文云。玄默闔茂歲，關逢攝提格月，昭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虛觀沖虛大師呂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光前人，修實德以詔來世，高蹈物表，超出塵寰，其亦絕類離倫之所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之基者誰歟？沖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道安，家本寧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門，仙風道骨稟於天，真功實德資於性，善繼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逕。君也，其出家之雄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祖庭四十餘年，撐拄玄教，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頤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承安擾攘，真道否閉，君也其中流之壺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瀾，挽將傾之棟。會玉陽真人奉劫主掌教事，君乃復構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沖虛，披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集然復興矣。歲在興定，數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道詩篇，鋤鐘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遭閻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偷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其法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襯于祖塋之北，丐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摭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呂公，崑箭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侍師惟謹，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教風。啟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真靜崔先生傳

止軒杜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為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為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韋家墅下柄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賈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夭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裂偃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為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邊人楊涓、

畢琳意在有所詒，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掃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讓二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為燼，扁諸所居之堂，堂苗，詩奄然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輦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為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1}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烏，導以嬌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為昇天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為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駭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為緇耶，其業履忠孝^{#2}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為一區，問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雪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恩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沖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徙單公履撰

自黃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說始興。老氏跨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程功能，平枝榦，合事尼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應齋廚廡庫，下至於寮舍福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新。北瑜一舍，有山曰九峰，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遣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創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圃果園舟車碾磴，歲充。常住百色之費。至於四方賓倡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嚴飭壯盛，儼敬之心油然而生。夫徹祠宇而為宮庭，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絕其褻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內，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綠作新崇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己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靈山及玄教師堂，遣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葺濰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誥冊刊之石，以彰靈蹟。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讀，過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旦，與師同躋九峰之巔，見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峰。甲寅春，聖天子在藩邸，命設普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召四方羽倡

道行清高者畢集，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日，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為贈。事畢還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宮，至五月朔旦，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祕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眾不知所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方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為病，師曰汝眾弟行無傷也。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柿二本，根榦盤錯枝葉茂盛，一夕無風自折，眾方驚悟曰：此柿無風而折，可謂大異。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誦呎語。隨即以灰摻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復入，以湯類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既畢，乃就枕偷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奔訃於掌教誠明真人，遣提點孟公，賻脂甚厚。庚申歲三月初五日葬于宮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師之德，上于朝，賜冲和微妙真人之號。師性資仁裕，戒履修潔，雖居道流然樂善好施。中條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貸粟於宮者，數瑜千石，適時凶荒，道倡不贍，眾議欲徵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獻香資以致報，歲以為常。癸丑春旱，總管徐德祿拉諸耆老禱於師，師為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澎盈尺。師嘗居九峰純陽上宮，又號九峰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臺，志之曰：九峰老人誦經臺。因狀其行，付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樂走燕，凡二千里，拉知宮劉志復詣予而言曰：師之道行如此，然神隧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凡四五往返，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篤，而託於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為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說焉。夫道之為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極於性命之奧，無非事者。至於營葺宮宇，惠鮮貧乏，此但觸物應緣隨感而動，勞而不有施而不報，特神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接為構，紛紛擾擾，殆多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境之外者，彼何足土直芥帶乎其間也耶。故自從師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接於事為，亦未嘗一日不在乎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見師之揆日作室，不少報於斯須之頃，以為若是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感一致，虛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為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徧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

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為命，由是而為性，由是而為心，又由是而之於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也。銘曰：

渾淪妙理含元精，先天後天無壞成，一真融洽儲萬形，繁誰不足誰奇贏。
于于天樂誠難名，無何七鑿情竇萌，以智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偽無一誠。
風頽俗靡三千齡，何人椅挈還大庭，豈謂否極時方亨，粵有奇人悼含靈。
因心悟理開積盲，爾全爾真性爾情，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
維師啟鑰通玄肩，十年動息靜不凝，外營擾擾中常寧，功成羽化何泠泠。
乘風萬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冥冥，中條之山鬱蔥青，黃流宛轉相抱縈，
紀師盛德存吾銘。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姬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丘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為。歷祖宗未嘗有及公訟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髫齡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為虞。俟二弟成人，俱為之婚姻，教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體長春宗師，參求玄理，遂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恆若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眾人之所難為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州之道眾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眾。觀其從命專直，雖經虎兇甲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致一也。己卯，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漠，迢遞一數萬里，眾有倦行役者，公以己乘之騎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己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肇闢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忤。宗師以公願態，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蠹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眾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馱世，繼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點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童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眾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兔。雖退居閑處，云為普請

，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恆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淆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為愚。或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未之嘗言，蓋涵養探厚櫻而能寧者也。詳夫蒞事則專，行身則真，視對則疏，處眾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人以恩例授無為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于五華之仙塋，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束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而田子方未嘗譽之，以其德之難言也。素德真人若束郭之為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於終身，步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物，未嘗詆責傷割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己，外不失物，往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手撓指顧，無不任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密受於真師者，未易以示人，所謂聖智造迷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始矣，是豈輿人所得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實平澹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復者，久而肖焉，與道幾矣。中統關逢困敦，姑洗既望，謹齋沐頓首勉為誌云。

沖虛大師于公墓碣銘

太原李鼎撰

師姓于，名志可，字顯道，沖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于公之後。父諱江，子六人，師其幼也。雅好淡淨，齡齒有出塵之志。承安初，長生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官，師聞之往焉，於顧盼之間，似有所契。雖為父兄約制，不得即從之長往，而默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年甫十九，乃次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歸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為受道器，乃授之。師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餘年，期服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回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常住物業，有增益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內外寧謐，如空冥中有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乙卯春二月庚午腦，越五日甲戌，託以微疾，斂息曲肱，安然順化於白雲觀寢室中，葬之五華之眾仙塋，春秋七十有一。眾耆宿相與言曰：此老自宗師仙去之後，受清和、真常二大宗師託以提點宮門事，如彼其久，當時常日用度，或出或納，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及茲小斂之際，一納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臉不沾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安措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茲一聚塵，沉焚露座，無所不可，又何足問，任爾所為，可稱者三也。

至如其餘，於語默動靜之間，謙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者多矣，不必徧舉。姑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守其傳之於師者，精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捆也。乃暨門弟子眾人等，謀為不朽計，狀其師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予，將刻之石。子亦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屬之以銘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十餘年，協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泉如，人事絲如，胡不少捆，我心本虛。曲肱斂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聲山色。假者見假，真者見真，吾玄門中，偉哉若人。耆宿門弟，謀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玄門弘教白雲真人景公道行碑

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為而為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天無不報也。夫人有奇偉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景公之父，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周急，若飲食然，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挺生善人。仍命仙真周旋誘掖，卒使蟬蛻污濁之中，坐享清淨之福者垂五十年，所謂有積於冥冥，獲報於昭昭者，寧不信歟？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掖縣人。高祖元亨，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曾祖貞、祖得中皆雅志丘園僭德不耀，父遵性明毅慷慨，胸次洞然無畦畛。初景氏世為著姓，宗族嘗至萬指，中有孤悍，其征搖不能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里中人有以飛語被擊有司者，義其無辜，即為代之，在團圉中復能以恩信感動獄吏，因縱其出入，凡獄之冤者，多從容設策理出之，未幾，己亦以恩獲免。大定丁亥，重陽祖師挈諸師真西遊，乃館穀于其家，因語之曰：汝將來必有一子為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乙丑，歲飢民有菜色，因發私凜為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癸酉兵凶之後，遺骸遍野，親犯寒苦，悉以收瘞。數獲遺物甚腆，必伺其主而歸之，無則皆散之以蝸不給。母張氏，亦有淑德，事舅姑以敬願稱。既而生公，氣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凡。至十五歲，嘗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一自潔其形。祖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邱公為師。戊寅，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太祖聖武皇帝，天資仁聖，志慕玄風，己卯冬，遣近臣劉仲祿資手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啟行，仍率高第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當時，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因承虛己之問，乃答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衛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比回，駐車金山之巔，顧謂清和尹公曰：景公從我以來

，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太極宮，尋改大長春宮，委公總知宮門事，授清真大師號。洎以肋國救民經錄付之，度道士吳志央等以備灑掃。宗師既仙去，遺命清和嗣教門事，公左右維持，終始未嘗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綠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近，輦粟帛委堂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之請也。建立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之太一、樊川之白雲、鳳棲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斥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殫紀。秋，太傅移刺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邀請清和大葬祖師。既畢，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就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于洞真、宋披雲、薛太霞洎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攝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錄大醮為國析祥，遂復同諸公薇事。觀其進奏精嚴，靈異昭著，使回具啟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醮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刺公就佑德觀設黃錄大醮，臨壇仆體者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資旨寵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畫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懼馳驛諭旨，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忽集眾謂門人申志信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主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于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己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偕本宮提舉郭德山、李志希等，狀其行實，來謁文於庭。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事。按公之為人，徇徇謙退，似不能言，至論及救時利物之事，屹然山立，辭色俱厲，言必有據，眾皆心服，以是宗師獨為倚重。及來關中，道價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以誘愚俗，一時達官聞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不可勝數，故能名動闕庭豐蒙獎賁。非踐履純實，何以及此。今夫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欲與利耳，而公能斷然絕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涕唾然，蓋其天姿過人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景為著姓，居海濱兮，世載潛德，生哲人兮。
天與之性，含元淳兮，不雕不飾，全其真兮。
有來提警，繁長春兮，玄言祕訣，授受親兮。
剖心去智，專精神兮，始終一節，無緇磷兮。
聖皇嚮道，起隱淪兮，萬里逐師，謁紫宸兮。
一言止殺，如其仁兮，功塞兩儀，孰與倫兮。
推其緒餘，淑吾秦兮，餐和飲惠，鸞猛馴兮。

列聖相承，教益振兮，金冠鶴氅，寵渥新兮。
高堂大廈，奐且輪兮，逍遙宴處，終其身兮。
功成馭世，乃上賓兮，往來偷然，肘屈伸兮。
有不亡者，壽無垠兮，門人紀德，刊翠泯兮，
千秋萬歲，仰光塵兮。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竟

1 『張志偉』，藝風堂拓片作『郝志堅』。

2 『忠孝』藝風堂拓片作『孝悌』。

3 『饑』原為『餘』，據藝風堂拓片改。

4 『就』原脫漏，據藝風堂拓片補。

5 『剖』原脫漏，據藝風堂拓片補。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宣差宗玄大師提點陝西五路興元路教門兼領重陽萬壽事何道寧撰

釣六鰲於東海者，不為統鰭而垂鉤；採合抱於鄧林者，不為拱把而加斧。苟志於大，區區細務不較也。今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諱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職官醞，有子四人，公其次，生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邁倫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里閭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人望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舉世為不足玩。年三十七，乃播然曰：與其汨沒塵堂中，孰若擺脫方外耶？時全真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虛楊先生主重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虛素得人於眉睫間，知其為玄門重器，然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決，謝妻子而去。其妻訕之，笑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公婉其辭，曉之以理性之事，父徐省悟，亦欲向道，乃同詣碧虛門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欲子號。公蓬頭弊衣，行丐於市，時人謂之酒李先生。日用間，惟以濟人利物為己任，至於幽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庚午，秦境大旱，居民阻饑，公謂其屬曰：餓殍如此，安忍坐視。同邑趙三郎富甲關中，公詣其門，備訴田里艱棘之狀，趙悟，乃發凜粟付公蠲賑。公與齊志道等晝夜舂爨，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眾憂之，公密禱于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斂而罷。公素不欲彰名，懼人知己，即日西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趙為潤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千日為約，其靜中妙用見《長安集》。至期，渠河使夾谷公及耆老數輩，就環懇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為主，公諾之。居五年，至興定庚辰，住終南樓觀五年，又遷京兆之丹霞。尋蒙師旨主營建三原

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戊子春，碧虛於祖庭丈室，謂公可以倚重，舉以自代。關中騷動，公及軍民避亂于南山，糧盡，人相魚肉，幾及我公，或曰此酒李先生，素有道者也，因獲持出山，遂得免焉。庚寅春，如南陽，依附者眾，會沖虛李公、洞真于公在汴，沖虛奏請住持丹陽觀。癸巳，汴京款附于我朝，俄而忽起異議，無辜者皆坐誅，公與一長老止水泊中，迫於兇焰，長老悚慄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輩平日所行，正為此耳。死生常事，夫何畏焉？竟以事免。城中絕糧，人爭北渡，津人固拒，饑溺者以萬計。公請洞真先登，因以陰隱開諭津人，餘皆獲濟。公繼達新衛，門徒望風輻輳，今之靈虛天慶創成榮觀，自此始也。明年，領眾適燕，時清和尹公掌教，每會道眾議祖庭緣事，皆推公為能，公謝不逮，復奏請住持重陽宮兼任提點陝西教門事，更名志遠，祖以厚燼。公束行而歸，過魯過魏，自侯伯以下皆夾道祇迎。有以庵觀奉之者，有願為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以一毫私己，悉歸之祖庭。京兆田侯德集聞公西歸，督佐官就河中相近，以府城佑德觀歸之，今玉清宮是也。時關中甫定，暴狠相煽，公以仁言誘掖，稍稍格心。比年南征，俘挈來者不絕，公詢其主，有好善者多端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議貨取，隨授以明文，許其自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庭、玉清之間，然規畫調度未嘗不拳拳於祖庭。丙申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葬事，掌教真常宗師又任以祖庭之職。冬十月，詔提點重陽宮。再年，秦士議修文廟，闕瓦，郎中那邦用輩請於公，公盡給之，士皆稱嘆。庚子春三月，被旨特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七月，河北郝公總管家隸百餘，陰謀南遁，得其顯狀，盡欲刑之。公聞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誨導，亡者皆免。明年，城中群小數百，結連私逸，權府韓淵密知其情，議尸諸市以令眾，感公一言，但殲其魁渠。太傅移刺寶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為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革。丙午春，詔燕京作普天醮，公預焉。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住丹陽，棲雲王公具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速出，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軍已擁京門，其先見類如此。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微真人號，尋又冠服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醮事，具書招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弟衍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拜宗師為大度師，於長春方壺留頌而蛻，時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諸徒奉柩西歸，附葬于終南祖塋，禮也。葬之明年，志悅命李志安、陳志元具行狀請于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適有事于堂下，宗師就命當筆，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矣，今子代之，始終行實，子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寧不復牢讓，謹按無欲可見之行，為之說曰，有主持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無欲公輔弼其教

，以仁存心，俾祖師根本之地有隆無替，可謂無負宗師眷倚之意。蓋公之為人，稟剛大正直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地，故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遇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必盡力救援而後已。有叩其修真之訣者，則以積累勉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雖與童子言，亦諄諄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機。然且待人以約，持己以謙，其處眾也，威而不猛，和而不流。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欲直書之，恐人以為誕。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問世異人者矣，故碑之而無嫌。乃贊之曰：偉歟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周。解紛庶務，而善計不籌，一志不撓，而先為之儔。若人者，將馭世擾攘而追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諸緣，而咯然乎歸休也。

紫陽真人祭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舍乙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友生河南漕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奐謹致祭于無欲真人。開元天寶，若昊尊師，性質高煙，克慎攸履，嘯月吟風，嵩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謫仙、孔巢父爾。若張志和，號玄真子，浮家泛宅，逍遙卒歲，寓意於魚，釣不設餌。日陳少游，皇觀察使；日顏魯公，乃州刺史，杖屨往來，迄今傳之，以為勝事。奐也何人，浪名進士，職非顏陳，才非孔李，巖穴素契，洞真無欲，兩翁而已。旅舍京華，適癸之巳，天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而弗啟，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召，入長安市，洞真羽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底裏，目電射人，徹曉不寐，青山滿眼，簿書紛委。盛夏五月，腦瘡作祟，夜半託君，萬有不諱，朝隕朝葬，暮隕墓瘞，大限未終，勉強而起。真人入燕，遽然厭世，倏聞訃音，老淚如水。玉骨北還，外病桑梓，剝琢荆扉，尺書踵至，白馬素車，遠涉清渭，三奠生剪，少酬知己，儻念宿昔，能不監止，再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巖趙著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瀾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為舉子計。本州節度使奧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辭以不能。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探居不出。歲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為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己之天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謁真常真人為先容，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眾乃以嗣事為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

，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毋多讓。遂集道眾，並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奮戶而入，扶至堂上，使眾羅拜堂下。名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遣公手書云：予年邁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為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為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為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瑋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嶽觀，及道庵十餘處，為道眾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傅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陽祖師，以公為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為之記，使刻諸石者亦十二三焉。祖師葬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欄紫服，遷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靈柩舫，門人薛德珊、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為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為最厚，因知公為最詳，故不辭而為之。且真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懼若平生，遂引致博大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為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相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胸次真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囿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豈囿於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

為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一，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遇。慕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創，文武之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開，豈小補哉，贊成玄教，亦卜大來。荊金趙璧，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彼此一時，不謀攸同。刊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采地得氏者也。高祖既，卒于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完顏氏，金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師，封憫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辭世襲千戶，終于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職，母烏林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考之，其家世可謂盛矣，況在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處之，鮮不為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髫齡中馭富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夙有薰習之力，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嘯聚劫掠，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遂宣布主上之德，賑以倉廩，不戮一人，寇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千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公因遁去，徑詣濰州玉清宮，見長春宗師，請為門弟子。師憐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凡，後必為玄門大器，乃從其請，授今之名字。父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觀主知之，故為隱匿，禁歸有司。公聞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可奪，因選第二都樂真觀使居之，樂真今更名玉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嘗質於玉陽、太古二師真，玉陽賜號開真子。太安己巳，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得，乃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之昆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雖二兄還，其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己卯，聖朝遣便宜劉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實可以從行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萬里沙漠，其緇重車皆兩人主之，惟公獨御焉。清和憫其勤，請副於師，師曰：吾知斯人之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有大所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丘山厚德無以為報，共僕其御實當為之事。予惟不知所求，亦不知為勞也。同行者由是雖勤苦百至，皆爭赴矣。辛巳，西至阿不罕

山，始有漢人耕作，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癸未，住德興之龍陽。甲申，長春奉旨住燕城太極宮，尋更名長春，公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一矣。一日，靜坐一室，忽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繁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砥石，煅鍊汝之鑪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氣沂流，昇尾間，入泥丸，是後日復一日，神物變化，金漿玉液，黃庭絳宮，灌溉浸漬，非言可及。公因編考先代師真得道之後身中之事著見於書者，針芥相投矣。公從此以來，雖顛沛造次，罔不在是。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未嘗止，想當時其為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宮事，俄遷知宮。戊戌，受宮門提舉。丙午，遷宮門提點。戊申，權教門事。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並至德玄虛悟真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普度戒錄，委公為監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公玄門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遂授以教門都提點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錄羅天大醮，尋奉令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為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昔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過人遠甚。越三日，葬之五華山仙瑩，從遺命也。至於度門人，立宮觀，茲皆緒餘土直，眾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必有精真微妙，眾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祭後擁，傾動都邑，道眾不言可知。秋九月，門人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實而次第之，屬以銘曰：

荏苒柔木，言縉之絲，大浸滔天，砥柱不移。

二者之美，公並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

一遇師真，便得正理，觀公之性，已超異矣。

及住大宮，中正不倚，四十年間，又出類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本若不立，道無由生。

推公之孝，及公之誠，本既立矣，道宜有成。

人所見者，緒餘土直，公之得者，妙絕真假。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不以是觀，知公蓋寡。

與其觀身，孰若觀神，神如之何，把握乾坤。

陰升陽降，黃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屬見聞。

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奢儉合禮。

燕城之北，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

前進士王鶴撰

君諱道寧，雲中白登人，世為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好弄，問與諸兒戲，必結庵趺坐，日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嗣世業，力卻之。秦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泉觀，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遣丐食，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寓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屬歲饑僵餒，立志不少衰。既又如太原泊神霄官，有饒益院僧賢而飯之，道獲楮幣千二百貫，君榜求其主，瑜月竟不至，悉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甲戌，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丙子，鄉里稍安帖，土官馮祿聞君之在并也，迎歸雲內。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益，百方為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眾矣。庚辰春，渾源長高定飽聞君譽，敬請之來，日龍泉、曰金泉、日玄元，皆名觀也，君更為住持，而興廢起頓之功為多。癸未秋，真人丘長春入觀回，君執弟子禮，近諸銀海之東，目擊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柴頭對，師頷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祕訣，加號真常，令築室西京。未幾，推為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逮長春仙蛻，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謁祖庭還，會君於古恆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右，奉田侯德集之命，凡玄宮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台，地靈物秀，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遣門人為經營，君亦往返再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修華嶽廟，復與丞相胡公天祿同署，邀君於雲應問。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普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宮，，徧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恆，越二十二日壬午，請州牧高仲揀泊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棲心物表，東遊西歷，所至風靡。雖土木屢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巴人曲》接引於眾，又著《會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丈室座吾軀，榜以脩然足矣。蓋取南華儵然而來儵然而往之義，則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方君之在渾源，樂與學士魏公邦彥遊，故其亡也，門人史志經狀其行，走燕求記于公，且將刻石祠堂之側。公一日擁以過僕曰：真常好道人，吾知之詳。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予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思，重違學士之請，而復嘉志經之不忘所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為紀其始末云。若夫門弟之翹楚者，皆當識諸碑陰，茲不敢喋喋。歲疆圉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

嘉議大夫史禮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為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訾家推擇為功曹緣，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為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衰。會被檄漕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懇，每見於顏問。議者謂，秩無崇卑，顧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畏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山，聞者愕然。適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便請執禮為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默有所契，徑入樓霞谷無憂洞，探坐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師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抒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聞長春丘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近，得賜名志方，號重玄子。盧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住迎祥觀，觀雖兵燹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奐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攜法眾往祭，因宿留檀順，若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逢迎，懼動閭里，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暨同列奉疏請主盟天慶宮，宮之荒廢，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為經度，不數歲大敞而新之，殿堂庭應壇藏廚庫，下逮廡福咸備，而法視他郡邑為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尚高風，遣使持金冠雲錦羽衣焜耀之，仍加真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春秋七十有六，怡然留頌而逝，門弟子葬之王裕村某原，從治命也。所著《地元經》若干篇行于世。甲子春，提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扶狀來謁曰：先師寧神，塚上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惠顧之以銘，死且無恨，敢請。鳴以先生之行有應銘者，蓋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雖由文法進，人皆以遠大器許之。死潛邸舊人，依光日月，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雖方駕漢名臣可也，乃今挺然不顧，槁項黃誠，自棄於澹泊無端倪之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槃之，真可銘也已。若夫萬鶴遠醺壇而翔飛，蝗抱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陽人，初諱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貪魑倂倂，不膠者臧，在昔所難，在我翕張，城旦刑書，家令智囊。顧乾龍未躍，已麗乎初九之陽，迨雲零淪然而從，相得益章，果以功名自任，於一代宗臣而有望。政屑就代來之議，猶作封侯之宋昌，胡舍彼而取此，抑可謂有天。德沉港之剛。翩翩獨征，擔與世忘，擁腫之與鄰，寂寞之為鄉，是宜為下士所笑，而耿耿自信者，廓兮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計必有能辨其詳，或乘白

雲，或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失處順安時之常。有豐者碑，植立墓傍，繫捲蓬之日，雖樵童牧豎，知有道者為不亡。

棲真子李尊師墓碑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撰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號也。世為滌之壺，關人，以農為業。祖考而上，皆潛德不耀。甫九歲，去父母為全真學，初禮樊山潘先生為師，誦經讀書，為童子事。稍長，遇超然廣化王真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為陽之術，久之，覺有徵驗，鼓舞踴躍不自勝，乃曰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長春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篤。始自薪水庖廩及一切勞筋力役心智之事，皆令親歷而備嘗之，然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以用力之方，塵懇諄複不憚朝夕，師亦力強而志苦，至臉不沾席者餘十年。靜而生慧，性識明了，伸紙引筆，肆口為歌頌，皆有理致。長春曰：李生果為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無幾，乃曳杖挂瓢徑歸太原，茸保真觀居之。或寄跡於塵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無識之者，但以單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國制未定，戎馬營屯星散汾晉間，劫攘財物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誰何。歲庚寅，太宗皇帝南伐，駐蹕並之古城，師率徒倡拜覲天光，拈香祝壽，上情悅憚，因救兵人有暴民攘物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為令。由是行者無擾，居者晏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南，復蒙盼睞，是後師之道價益重矣。清和宗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兼本府道錄，復以道體沖虛大師之號界之。未鶴府尹石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住持天慶故宮。天慶兵亂後鞠為荊棘瓦礫之場，既允其請，慨然以興復崇建為事。一日，從容語徒眾曰：度道士以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後，蔓綿衍溢恢張弘大以至於今，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恬淡無為以治其心，可不以分祉祝釐為立教之跡乎。是則以營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為之也。或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謀之欲眾，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為之倡，從之者雲集，貴者董其役，富者輸其財，智者獻其巧，壯者程其力，師斡旋運動於神明之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遂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為一方之冠者，具見於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為一路災，府中祈雨，僚屬以師主醮事，已而澎雨霑浹，歲以大豐。又宣差完顏胡失剌暴得奇疾，氣息賽絕，家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呖詛，杯水下咽復甦。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纔一二耳。己酉，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遷河東南北兩路道副提點。凝坐一室中，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者，雅為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副為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邸即授棲

真洪妙真人之號。方為人天所瞻仰，遽爾馭世，於至元丙寅建子月之浹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高弟提點張志希、侯志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師申雲叟繼主天慶事，雲叟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癸酉，予方官太原，適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己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元持師之門人郭志脩等所纂行實狀，以墓碑為請。洞元‘與予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尊師一方外閑人耳，無琦頓之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顧盼之頃化為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足以感物，曷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銘曰：

維全不虧，不虧何傷，維真不偽，不偽可常。斯道昭昭，熟為主張，得其人而遇其時，遂川流而天光。會謂若人，福厚莫量，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內德既充，道價日彰，事之者煬鰲爭席，師之者樞衣升堂，騰實輩聲，佩蘭襲芳，砥柱中流，橫潰獨障。遊赤水而得玄珠，讀南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旦夜與陰陽。遽厭世而上仙，返白雲之帝鄉，顧雖蛻骨於此，既不足以喪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亡耶！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竟

1 『狠』原碑為『很』，當為『狠』之誤。

甘水仙源錄卷之七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慤願，以貲雄其鄉。母岳氏，閨壺有微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羨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清于公之高弟也。時以道錄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杵輒責誚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參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層廡漏磴之細，躬執靡有懈，盧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癸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祕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興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納囁敗亦不屑棄，已匪茆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參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拔，公忽有開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抵

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主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屢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祕錄，以祈禳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驗，咸畏服其神。皇太后飲抱真風，寵賁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顛墜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本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杞嶽演，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一皆祈天求命，斂福錫民為意。癸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當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革故鼎新，民樂生活。開龔以來，戕橫天關，精魂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恩已及於八方，澤又侵於九原矣。因奏修黃錄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旅百俱出內帑，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一行雲膚寸而雨，公密禱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鶴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心縣是道價益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歟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關，一旋及覃懷，陸天壇，愛之，留玉峰前斯歲。相州神霄宮久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素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圃，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清修高尚之士奉之。會曰：金坡王練師可即禮致焉。三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寧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襄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拂祖較者萬余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鳴治彰德時，蓋嘗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奧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己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己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救時行道，焉知不有如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檣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窈冥，乃醺其醇，乃濁其清，喫詬以形，勃蹊以情，拱璧

而先駟馬，竟盜為夸矜。天開聖人，藥石聾盲，著書二篇，強為之名。爰有漆園，演為覬鵬，蝶夢而虛白生，然後使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夷焉心衡，塔焉尸居，而聞望震驚。寂然無聲，澹然無營，眇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鴉待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抑將乘玲玲之風，御顥顥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頤真沖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

宣授河南府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壞如此，而瓦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靜而復命曰常，死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隱，人慾滋熾，不可救藥。幸鍾呂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興，有王重陽者出，化馬、譚、丘、劉於海上，相從往返東西二都，仙跡顯著，而後遠近向風，而流傳漸久彌滿四方，遊其門而學者，不知其幾萬千人。至於識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蓋亦寡矣。百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眾所飲慕，卓然獨異者，沖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頤真沖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麾牧達之嫡孫。牧達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宮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為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沖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祕語。師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嘗教，以謙光處己，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異之，丹書祕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為物滯，門人常志久系出素宦，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卻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為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敦請，同法屬王、葉諸公、棲霞黨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葉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為靈應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

之。但福地靖廬，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茸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己亥，關洛荐饑，豪富閉耀，師悉發餘糧均施困矮，賴以活者甚眾，蓋平昔樂於蝸急，以仁為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為棲霞提點，兼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漕臺，暨玉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與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資皇后懿旨，有沖虛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頤真沖虛真人。既禮琳宮，主盟師席，薰戒嚴肅，日無惰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尅意終世，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真正脈，其造之也不為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眾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績既畢，依牆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日朝霞亙天，人有見師翱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溫因宿於宮，嘆以為異，實己未七月上旬四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關洛諸公多為作傳及賦歌詩挽諫之，有汎霞圖卷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叔之甚詳，門弟子王志沖、張志佺、同道判常志久，資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為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時一點物真，力耕敏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闢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得天地之問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可知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爭虛寂，餘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儵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諸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眷命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為之銘。銘曰：

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

大道既隱，衰俗靡靡，滋熾人慾，泯絕天理。

輕妄好惡，勞煩聽視，真趣之歸，幾人而已。

在清流中，有純素子，忘懷名利，遠跡朝市，

養氣煙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

往求同志，密叩玄關。

當擾攘之際，徜徉乎其間，

契遇高真，逸駕相攀，傳授祕訣，煅成大丹，

報食鯛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

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飈馭將還，

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縱空，眇視塵寰。

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令終，眾之所難。

不歸於地府、不列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己，而況乎利害之端，豈亦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真人李鍊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鄧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玉峰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遊歷諸方，參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遣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天光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郤，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峰觀。又嘗集眾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真，門眾遵宿昔之命，舉鍊師處師位、鍊師勉從其諸。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懼心，始服全陽付界得人之哲。天興初，秦地受兵，鍊師挈眾出關，寓陝州之雞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鍊師率眾北渡，於東阿縣築栢真觀居之，遠邇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一玄通子范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關輔略定，鍊師念及終南山時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茸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參軍齊大年與鍊師鄉里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創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堂，掌教清和宗師遇以殊禮，署鍊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遣人創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鈿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濟。鍊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但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榮差官持疏，往近鍊師，即日命駕，車百眾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官相甲乙。辛丑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恆數千人、洞真宗師舉鍊師提舉重陽宮，鍊師以正己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有力焉。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

，忽謂眾曰：吾昨承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為業。及此師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無嫌矣，可善主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絕粒忘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一，門眾葬于本宮東北之仙瑩。庚戌冬，掌教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名號，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朋真人，仍升觀為宮，於戲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沖，律己容人，輕財重義。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胥合經旨。當作務紛擾之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報。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無長物，一冠一袍之外不置囊蠹。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朋，無非頤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看童之愚，所為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之報方便啟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馴其化，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點吳志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忘，丐予為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啟之，教祖重陽。

東遊海上，四子傳芳，支分振別，化洽萬方。

圓明老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

久進真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

仙仗西來，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

樓觀嵯峨，金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

善始令終，曲肱斂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

我銘以辭，無愧乎實，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把君道行錄

翰林侍讀學士正議大夫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國家尊右三教，道其一也。為教者思寵遇之優渥，而歸美報上之念，亦與國家相為無窮。是以道家者流，必創宮殿，集徒侶，崇奉玄昊，晨夕焚修，以為皇家祈天求命之地，此乃天保下報上之遺意，而通明殿之所以建也。天下之理，通則明，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為外物所蔽，則明者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清虛大師把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伸，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為入道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為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眾，城東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道同志合，悉以

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者子也。仲直躬率羽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于公、元師姜公及諸方信士隨心樂施助成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雲堂，齋廚庫庾，廊庑雜舍，以序營為，一新偉觀。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禮，以贊頌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念，必使無負於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名其觀曰通玄，仍付以金欄紫衣，號曰清虛。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說納誨於睿宗。自丹陽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塵子衛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之學，啟沃聖心，其視子微治國治身之語，殆異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洛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1。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參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道器，真荃祕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養性#2，丐食邢治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3，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4，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價日隆遠近向慕，願為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近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德宿望賜號同塵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眾為務。師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覲寶玄堂，參證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向化者益眾，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5，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6。時師亦侍行。適樓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馭大魚，即以狀付師俾

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刻荊蕪，陶瓦壁，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刑絡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集然一新。庚戌、洛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詣闕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樓觀，凡有闕略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眾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為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偷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畏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山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眾目仰瞻，須臾訃音至，識者以為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諸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富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嗇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己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惑幻怪之語不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頤真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輕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為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7。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疇克爾耶？以予嘗辱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8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粵有人兮宿慧充，開玄嫡嗣同塵公。
早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沖，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肉俱相融。
令名籍籍壓岱嵩，所在請益來參同，西翺東翔闡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
草樓灰燼施神工，瑤壇玉宇增興隆，功成道備師知雄#9，退身閑居德愈崇。

百年厭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王利用撰

道家者流，蓋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沖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泉而了道，丹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光續於趙斗。教法大闡而關中為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

，京兆涇陽人，大定辛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于顏，髯過于腹，澹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為師。灑掃叩請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責辱未少退惰，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鍛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乘。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參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炙仙機，默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聳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道祖示現之跡，吾丹陽師已為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為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眾以為災，奔赴之，至則見師暝笑而坐，眾感而異之，方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師厭其煩瀆，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艱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其在此乎？發之，泉果涌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關，須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乖龍轟霹靂，迸潮海眼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而住持焉。士庶參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之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其事。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曳刺金紫之在鄧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晨昏敬禮焉。聞師歷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駭曰：乃夢中所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鉤，可憐笑殺灘頭鷺，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倡次第而坐，曰：諸公盍為我餞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人白志柔等欲改葬樊川了真師仙瑩之次，焚香啟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輩，持師道行之狀，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曰：吾師襟靈明爽，虛室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歌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有誌，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于世而壽于後也。予感其求請之懇，乃為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瓏玲其聲。

德參乎兩儀，秀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肆筆而成。

降龍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數，

乘風御氣兮，逍遙乎鷗鵬九萬之程。

其來也孤雲，其去也迅霆，

孰知夫洗燈莫測之妙，盍視此翠玫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遺山真隱元好問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重。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顓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古意^{#10}，苦於雕琢而無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置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馱其推墮況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錢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11}，出於其手者為多^{#12}。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百方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儼，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焉。藏室^{#13}既成之五月，謂徒眾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櫺櫓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14}，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乃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況於平生之言。乃為作銘，鐫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疇當傳，百於苾蒻了大緣，若有人兮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岌閤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盍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藥珠參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

寧當裹蹄燒紫烟，寧當麟角煎集弦，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禪。
松臺有銘閱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贍，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疏闊不事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章，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客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醫卜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學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真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祕岌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細繹而編輯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浹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款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請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為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其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人為同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為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偷然而化。

甘水仙源錄卷之七竟

1 『趣』，《古樓觀紫云衍慶集》作『鈞』。

2 『師既蒙印可，自是煉心養性』，《古樓觀紫云衍慶集》作『師既蒙指授，自是煉養愈密』。

3 『潛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心境虛明，萬理照徹』。

4 『是時開玄與志微俱上仙』，《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爾后開玄及志微俱解化』。

5 『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建大小庵觀殆三百區』。

6 『興復終南劉蔣祖庭』，《古樓紫云衍慶集》為『禮謁祖官』。

7 『誕惑幻怪之語不道也……故能享其壽致高名』，《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無此段文字。

8『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作『不敢以固陋辭，乃因其實而紀之』。

9『功成道備師知雄』，《古樓觀紫云衍慶集》卷中，無此句。

10『殊有古意』，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作『詩殊有古意』。

11『於是，補完訂正』，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通真子墓碣銘》作『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于三洞四輔，萬八千余篇，補完訂正。』

12『出於其手者為多』，此句后，藝風堂拓片《遺山集》卷三一《通真子墓碣銘》有『仍增入《金蓮正宗記》、《姻霞錄》、繹仙、委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一段。

13『藏室』應作『寶藏』。

14『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此句，藝風堂拓片《遺山集》之《通真子墓碣銘》作：『弟子李志實、郭志希等以乙巳年正月奉其衣冠寧神于天壇之麓』。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授懷孟路提學李蔚慶之撰

講師李君沒，其友申公都提舉#1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託，經營宅兆，今已安措。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願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2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群，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邱長春#3，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于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條之，迺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為完書，功亦不細。教主李真常#4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徜徉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5，享年七十有一#6。平昔著述號《酣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7。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衰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滅無疑也#8。迴視埋沒于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9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九萬鵬搏，運

有定厄，世無常安。幡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懼，授以道妙，佩服馨蘭。苦心修鍊，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讎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卻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刻諸碗瑛，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

洞觀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撰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視丘長春有道，聘為玄門宗，厥後太、定、憲三宗及今皇帝，皆稟孝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虛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今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傳脈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為香火之奉者，必割界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為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轄但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真入關，今茲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為才之大，為德之著，尚待言說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夙豪於財，而系則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為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為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虛大其流，終則于洞真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虛之錄，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為京兆道錄者十年。中統辛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為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為尊師，加知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第易知常抱德為洞觀普濟，尊師為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為閱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於仙蛻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俾道錄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宜顯詩之，將維子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錄之言不可辭讓，死及先真人風槩之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繁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由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長而試吏，東於親存，供為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纏，乃斬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啟奧，瓊屋磊鬼，飛揚葆蠹。是皆平日，積想之為，初匪高高，善幻為斯。

以君達觀，能不是覺，蓋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迺即安君，望粗有見，要眇斬聞。久之于于，東亂汴水，丹陽之孫，沖虛是倚。及門不屑，示教多方，輒以擊摧，觀其競疆。納以濁垢，察其茹受，積久不移，用視持守。投界井臼，臧獲所難，人勉於暫，君久益安。積信沖虛，待日日改，作新授付，已密有在。洞真徵車，既牽既膏，庭議具虞，翩其避逃。乃勸沖虛，捆款相布，使就其徒，擇為行輔。沖虛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穴石吳嶽，聞道日躋，彼伏鵲卵，知求魯鸚。子今幸際，猶昇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汴，趁風後塵，聞見再變。洞真留主，中太一宮，君遂不去，几烏與同。玉步既改，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規以自晦。洞真逾燕，挈徒而東，衍教白雷，召君來從。日子為道，輕世自足，偃賽雲山，其過乖物。其反子者，同塵無馱，徵逐府寺，其歸附炎。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忘我。安知至人，與世幹流，浚其靈臺，與理充周。余也誰昔，子外之病，教之無為，恬澹虛靜。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欲子內服，玄聖之言。子守是說，膠輻拘礙囿於一小，曾未聞大。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為德，何害並行。勉出酬應，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銳。小子識之，劬心自荷，君拜稽首，受訓不那。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關中剖兵，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為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後為終南，勝築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乏。行一哀四方，言能動頑，虛馬與輿，出以實還。勞則夥矣，略而不有，鼓鍾于宮，譽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風，署知重陽，甘河兩宮。真常拔之，俾錄道教，廣員千里，實長京兆。蜻磔琳宮，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教益奮張。誠明奏制，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日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承制自拜。乃降教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日始願焉。嘗觀為治，教難政易，政恃賞刑，民有勸避。教以道民，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蚓乎教道，難者之又，如適斷髮，齋髮求售。彼捐彝倫，何有於師，無賞以沐，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逐，總總而居，從厥攸欲。自非其道，不今而從，孰久不教，賤貴歸心。嗟君居此，歷逾再紀，年八十三，嘖乎順委。冠履安墳，仙蛻有園，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子余所厚，匪我私之，子蘊之茂。界汝印奩，賜服命書，子欲不取，人疇汝瑜。高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託。立君之位，師君之為，倚哉皇子，終使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有龜作跌，有璃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式耀來今。

太華真隱褚君傳

安西王府文學姚燧編

靈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

。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七峰、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10，為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組不得緣鋸上下。不知鐵組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探數里，盲煙霧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為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為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凜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為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11，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為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僵死冰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嘗教授，湖#12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日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淺鳴其下。墾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環蔭佳花美箭，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移晷，既已欠伸佗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期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為約，非春糧採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台，必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為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禽，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擁餉之，至則沉罍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坐罷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戛戛，君則日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日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旦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走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為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為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問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為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疊疊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捨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睨，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禱水旱有應，不為珍，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攝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騫，內出鈔萬八千緡為完輯費。三年易弊而新，飾僦為單，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德益探，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

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疇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疆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竟虛車而返。今李大參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道行錄

慎獨老人束明前進士王鵠撰

公名志經，字天緯，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和壬戌歲生，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屬句，天資穎悟屢出儕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完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恆嶽劉真常為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束還，公從其師拜于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于蔚、代、朔、應間，研精問學，弊衣礪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泊京兆總管田侯議茸西嶽雲臺觀，勸請貞常師，師許之，問遣門人輩斧荆榛，輿瓦礫，不數年問漸至完美。雲臺道眾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專價持書控馬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達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極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於是著為《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拜于洞真真人，參受經錄。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已，來燕。玄學講餘問，受《易》《老》微旨。辛亥，從真人北覲，例賜紫衣，加號弘真宣義大師。壬子，復從真人褊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喜著述，為文不事雕篆，率皆真實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為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觀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葬諸偷然堂。襄事既畢，公自來燕，因魏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予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閑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孟駕之既作之于前，而蓮峰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為書其出處大略，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遐軌，而執筆誌高道者或有考焉。

歲旗蒙赤奮若春正月丁酉謹錄。

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

山，中問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臺，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會圖託余為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束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於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楮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遨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為己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輒還故隱，偷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泯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為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瑩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邸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社。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唯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角，然能周急繼困，遇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豕男諱林者，因卜新瑩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襄事時，有一縞兔起巽方，走乾位。及定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子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期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掩鼻而去，及劬勞之日，若昏積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甫齡，非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為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丫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輿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辦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興，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會日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綠以金欄，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頃綠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年七月，武惠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為郡，蓋前古帝王對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轄，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癮為我綱維是事，乃所願也。師樞樓致辭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

之資，與夫綵繪丹牘之費，我盡領之，師無讓為，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創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誠明真人專使寶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夤緣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瑩記見祝，予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瘦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胸次橫闊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泐，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愛恩，祿及滿家。一人成道，超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兔之示現，老僧之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為張氏之異人也明矣。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為而徒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瑩記為證云。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矜子，相臺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瀟灑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澶州洪洋山郎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為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祕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蠃，廬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涸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寇亦莫能為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澶淵之馬華臺鑿竈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晝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為怖。竈之左右常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還於宣德，長春一見探許，一授之以履，令勿跣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乃栩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劫修，名宮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為務。先生承命，遂挈徒入關，至則披荊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集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蛻而逝，享壽七十有

四，葬於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為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壽宮講經師張好古撰

全直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師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樹教，所以積功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無妄，其孰能與於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參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祕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辭雪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獎異，且以修真觀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探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洛州僚庶之請，主持神霄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執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饑，祖庭道眾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佔然。丁酉，清和以書遺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仙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探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荊榛茸整屋宇，丹堊藻繪煥然一新。又建遇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字在在有之。辛丑，會葬祖師畢，束歸渚州。癸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為降瑞，眾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為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泠子劉先生為莫逆友，是年冬，清泠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啟行，欲詣魏府致遙奠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紙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工夫，鍊就丹砂不用鑪。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穹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遇仙觀尊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法屬講師呂志真為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絕，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歟？敢再拜以銘辭為請。予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蓋先生為人純素篤實，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終身

出處，無一毫牽合之私，以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醮之際，鶴現於鄧鄂，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葬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叙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陽扶起先天肩，開化獨以全真名。
群仙瑞世相繼承，扶宗栩教教乃興，粵有人焉號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
妙齡學道已有聲，再遇長春心益明，內丹養就居磁洛，門徒濟濟來不停。
拂衣遂作關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久廢託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
遇仙創始親經營，至今勝槩光祖庭，功成束歸遽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
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虛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汴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有因而家焉。至金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為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歷之學無不精究。辛巳，天兵下河東澤潞，居民半為俘虜，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宮。甲午，棲雲王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頤真養浩大蒙印可。壬子歲，掌教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宮，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遞主法席，後學之士多賴進益。甲寅春，棲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挈師還汴梁，居朝元宮。無幾，棲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贍，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於汴水。稔聞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懿知常真人之號。尚體綸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及《道德經總章》、《周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賜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為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鸛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一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祕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

，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庵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參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啟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睹電光滿室，聲震如雷，眾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玲，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為《混成篇》傳于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召之榮，而蛻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予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真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遣使馬進章資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鑿石為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

洞元虛靜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真常得公甚喜，授洞元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恕齋王先生、納庵張內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為輔行，還燕，陞宮門知宮，蓋嘉之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徧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馱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因自號雲叟，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戌，永寧王邸久聞道譽，特賜洞元虛靜大師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遁，歷并汾，憩河中，所至留請者甚眾。壬午，西遊祖庭，增茸終南山傳村

長春觀，以為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公為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名士。雖真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萬里之險，略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吾不為玄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右書，自適其樂。又善於應接，無問貴賤長幼，莫不得其懼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惟真實語，略無纖毫貪狗之意，方之古人，斯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為詩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濩澤蒙齋集》，傳于世。一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者，汝其銘之毋讓。予曰：諾。遂叔而銘之。銘曰：

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我者吾而道義是守，不我者天而得喪俱亡。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怨諸帝旁耶，吾知其挈所有乘所遇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也。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竟

1 『都提舉』，藝風堂拓片本作『提舉』。

2 『洵直』，藝風堂拓片本作『洵真』。

3 『丘長春』，藝風堂拓片本作『長春師真』。

4 『李真常』，藝風堂拓片本作『李真常宗師』。

5 『中統二年六月日也』，藝風堂拓片本作『時中統二年六月』。

6 『享年七十有一』，藝風堂拓片本作『自出家年七十有二』。

7 『平昔著述號《酖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藝風堂拓片本作『平昔著述號《酖泉集》行于世』，無『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卷，目曰《修真文苑》』一句。

8 『泯滅無疑也』後，藝風堂拓片本有『一登玄關，蒙師推獎，遂為高士，精微玄妙口口口口蓋期與云口為友，鳩蒙正遊，識者皆知其遠大矣。』

9 『于』，藝風堂拓片本作『吁』。

10 『華嶽也』，《牧庵集》卷三十作『云台，華岳也』。

11 『求其死』，《牧庵集》卷三十作『求其尸』。

12 『湖』，《牧庵集》卷三十作『胡』。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鄂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鄂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為萬善

之原也。號之為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為人也。太極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為強暴失之，不為名利汨之，則為忿慾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為帝王師，可以為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飲純妖朴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污，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為，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為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日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內，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鬱鬱，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為號，以嘉為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邱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是也。號馬為丹陽、譚為長真、劉為長生、邱為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輩仙視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蘿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蟠溪，長生寓東周之纏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為今之

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為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刑榛煙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羹牆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業，為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嫌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眾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園機之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真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孫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丘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遊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隱兮昇降八紘，惟人為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紀綱兮崇籙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煥然而一新，真人常在今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亙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官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于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蚓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

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眾，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蓄買中河東道倡數百輩裹贏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日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于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為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于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請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資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一辰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聘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于送終追遠，事也，人問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囿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日然笑與哭，一及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在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

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
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
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
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
跨鳳縹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
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飲我兮祐我，進般蔬兮侍香火。
玄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
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息，暮禮朝參兮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1，全真諸人為長春邱公#2所建者。大定初，邱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緇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勝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峰，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邱公命其高弟劉志敏來居#3，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泠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千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4，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佐祁文舉、郎文炳、趙尚賓，請予為記。泠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為次第之，並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5，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蚤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集然而有文，罐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如饑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饑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為火，為血為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6，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鬥而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7，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命懸于治國保民之一言#8，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9，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10。

衛州砣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悍撰

衛之砣縣，距城北塘，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潰於成。初，砣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祐南遷，迫為疆場#11，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阪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

，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求鋪者#12，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俘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彊梁跋扈#13性於嗜殺之徒，率激福避禍，佩法號者#14，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目其事，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挈舟而來，本行化北遊#15，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16。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17。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亨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18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績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19，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20。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釐，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被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啟柩，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紋經成禮，一辰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啟行，有祥雲時晴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填而散#21。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哉。中統五年春#22，志安等圖為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杳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扮盛事，幸為我樂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為謀，獨嘉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為次第云。且全真為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為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為國，以土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

，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直傳，騰口取說書百千。
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神仙，全真獨挾龜玉荃，徑以方寸為福田。
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填，真人躍出原月山。
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愆，黃流洶洶翻鱷鱗，貪噬不已垂饑涎。
汴人脫死常膠船，葬之爾腹誠可冤。先生有道光日躋，手拂醉袖敗履穿。
鯁牙笑拔鬚為編，濁浪蹴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宮含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
伐柯睨柯開蒙顓，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徽邊。
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綠

#23。

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瑤草空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
我詩刻石不可諼，用作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亭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為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為天道，異乎天者為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為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為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逛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墩，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為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為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詒，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束邁瀕海，從遊者眾，既而蛻于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荊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橡臂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緡，皆王立為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子文諸

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
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沉滄暝，誰能卻作抱中嬰。
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演與星。
豈有微室干宮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
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創建玉清觀碑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為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己之職分。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為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闢甕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聞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為帝王師，窮願為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為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金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師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女真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師，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竅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沖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為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瑜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眾，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即發其所祕三折肱之藝，煮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癥，病外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听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懼，因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蘿草櫛蘆，延袤如度，售材陶壁，創建為玉清觀，棲泊道流，綰縠諸方。蓋燕距昌千有余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卒為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衛所燼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福蔬井可濯可溉，高明爽愷，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為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一知官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同德合，為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為度師真人諸上足

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界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泯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會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己嚴甚，恪守師訓，剖形待物。昌州當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觀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塵矣，故備衛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皇於穆，象帝之先，暈飛輪奐，棟宇森然。黝壁山升，梓材魚貫，為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相府，維護維呵，銑銑有倡，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污隆既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闢玄宮，以閱眾甫，博大宗師，神明為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勒此銘詩，為天下谿。

德興府秋陽觀碑

澶淵張本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外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資手詔來聘，仍命使朝所歷聽便宜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駟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命。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翻山之羽士韓志久斂而瘞之，方修黃錄之杞，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為見。既竟，杖登乎大翻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峰仞聳，蒸嵐鬱黛，如雲耕千乘，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翻一帶諸山，煙霏林嶺，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兩峰，蔥翠峭出，如碧幢對侍，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估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蜿蜒蜓蜓，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杖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翻光，炎曦再麗於西成之隙，此非秋陽之杲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為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欲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己，披榛伐木，陶臂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臉沾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真殿、兩麻東西方丈、中外二門，單飛煥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膳一車入貢以為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

此，若履春冰，若奉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為辭令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庇我後人，圖惟茲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遽釋於膠，以履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

大翮之墟，萬山鱗鱗，朝抱清泉，夜宿白雲。

云何代邈，寂爾無聞，豈彼開泰，亦有其辰。

誰知秋陽，宜俟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

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應區分。

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

非彼羽衣，自樂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

惟久則弊，匪增莫新，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創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創，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荊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荊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茲焉。暇日稍稍芟除荊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茸治蔬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施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廚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冉志誠、文侍李志恆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歷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荊棘，除瓦礫，取眾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尼林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託先師之餘陰，無所營為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為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蓋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閑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鶡居而穀食。夫鶡居者居無定處也，穀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伴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眾千百，崇塘華棟，連互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

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闕其禮則疵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獄作，道宮雖名為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撥冗之地也歟？清心時來，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閒，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歟，若夫計地產之肥瘠，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几野人辛願撰

興定紀號之三撰，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玄大師玉陽真人為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為全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形于束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懃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創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為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齋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為最妙者，而其秕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為聰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問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闢闢者

，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廚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成平人，世為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為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為門人云。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竟

1 『在縣北』，《遺山集》卷三十五作『在縣北馬坊』。

2 『長春丘公』，《遺山集》卷三十五作『丘尊師』。

3 『丘公命其高弟劉志敏來居』，《遺山集》卷三十五作『貞祐丙子丘公令其高弟劉志敏來居』。

4 『余自大梁羈綰聊城』，《遺山集》卷三十五作『歲甲午，余自大梁羈綰聊城』。

5 『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之後，《遺山集》卷三十五有『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往』。

6 『適當斯時』後，《遺山集》卷三十五有『符堅石朝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一句。

7 『其勢不自相魚肉一後，《遺山集》有r舉六合而墟之』一句。

8 『治國保民』，《遺山集》作『好生惡殺一』。

9 『雖馮濠之悟遼主不是過』，《遺山集》作『誠有之，雖馮瀛之悟遼主不是過』。

1 0 『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遺山集》作『六月十六日記』。

1 1 『貞祐南遷迫為疆場』，《秋澗集》卷五十．三作『貞祐初金架南遷竟河為界』。

1 2 『求鋪者』，《秋澗集》作『北波』。

1 3 『彊梁跋扈』，《秋澗集》作『虎苛狼戾』。

1 4 『徹福避禍，佩法號者』，《秋澗集》作『受法號名會首者』。

1 5 『本行化北游』，《秋澗集》作『正為此爾弋』

1 6 『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秋澗集》作『起觀距城之北塘日將以此道場為設教張本一』。

1 7 『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虛則乃萬物之本』，《秋澗集》無此句。

1 8 『人心』，《秋澗集》作『谷神』。

1 9 啣師諱志遠』，《秋澗集》作『師諱仲美』。

2 0 『蓋有年矣』，《秋澗集》作『逾三紀焉』。

2 1 叫哀號凝慕……抵西南河壩而散』，《秋澗集》無此句。

2 2 『中統五年春』，《秋澗集》作『後十有二年』。

2 3 『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緣』，《秋澗集》無此兩句。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為介，玄衣白簡晨踏於門，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問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駁最，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閭者，惟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名善為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玄名，以為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灤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以非意酷相加者，不為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跌‘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參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伴陳玫、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炙。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為奇，左龍岡，右混河，前抵鐵山，後連鵬嶺，聽其耕鑿卜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臂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單飛集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蔬圃翼張，果林園列，紫戶肩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誼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櫻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為德，固仁明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也。剝之六五，為比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為德則太剛欲折，為候則炎炎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絕，中有以髻罪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

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日伯義，奉其先人之祀。季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日道夷，次日志堅，及通玄皆為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樽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素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困而樂為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懣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奠不輟。銘曰：闢戶日乾，如陽之開，粹宇之命，胡為來哉。通玄卜築，實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於戲通玄，今為飛仙，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凶極，委靡循循，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或承之羞，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教。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剖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禳檮，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以為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啟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間，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瓦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塵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尋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今額。纔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雍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繕體之廚，雲眾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鼃廡庫，綴梵綵繪，罔有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疏，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圃，以資道眾。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蛻去，餘皆志久為之。庚申之夏，余自覃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貪其功者，知有所自來矣。同塵洛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嘗事開玄真人李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及學成行尊，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至，早歲

得鍊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間，絕跡人問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朝命得今真人之號，並黃金冠服。陶鑄之下，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孚一邑，其為方所者，若宮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為指南。志久滌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閭，雅為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賜號通真大師。及今誠明真人張公嗣掌道教，又令綱紀順德、治、磁、威四州之眾，其為人蓋可知。銘曰：

乾坤肇對雞子封，恍惚有象存其中，化育萬有初無功，混混浩浩始復終。
廣成多言坐崆峒，陽和泄地一脈通，函關鬱鬱紫氣充，兩篇道德開盲聾。
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今掃浮雲還太空。
天皇下降開玄風，一竅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
地周千里歸憐矜，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筐莛走媼翁，自今以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天王奐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洽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頂末。扣其所以然，則曰：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字，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耽林泉之樂。初歲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為劉戶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之地，孰瑜於此歟。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虛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至於賓客棲止，廚藏廩圃之所，莫不畢具。天興之亂，掃然矣。日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六載而丹雘斑斑然，鍾磬鏘鏘然，簪裾濟濟然，向之瓦礫荊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樂如是。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之秋，而增繳已施，陷棄步設，則高舉遐飛之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者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恆山為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真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碣水絡之，淙淙然東南流，可以湘灑灌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殊愜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為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社稷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嫌者，聖真無象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眾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璋割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輸幣入粟者道路不絕，及尼工董役，火西流而載旬三浹而成，其用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塘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庫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象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為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在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視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琴臺人。嘗住侍葛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略而不書。癸丑二月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教，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焉。哼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臺、瀘水在其東，惇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陽武前高，北有鴉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凜廡之屬，飾之

以金碧，樹之以松槐，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惇人崇奉之日久矣。始塗陽王朴與州長閭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邀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適終南，道由圻亭之間，雲陽子偕耆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未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應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景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葬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蔭，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褐幸集，歲屢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跡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抱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而氣和，量弘而行峻，眾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耆舊咸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己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問鎮與其一時耆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亙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暇為也。聞其歸時，囑抱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欲問其祥，不可復得。他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官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濟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臨潰李邦獻撰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沃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為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模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枯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既至，堂應清肅門壇闕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沃水北來，石壁當其冲，勢若窘東不得逞，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徧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請諸主觀，因得常令所為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既聾矣，文既成矣，何待而不遽立鳴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惋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茸罈，而後命工開鐫，必為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

：縣之東南抵濟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濟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眾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為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為萬民祈福之宮。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眾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博璧，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劫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于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寵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為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歡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靜無為為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為？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珮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杆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為浮誇侈靡者哉。配因夫人之所欲為而為之，非能力使強斂，烏得以是而訛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有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科則有真人沖和潘公焉。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眾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託跡，四方道倡之來歸依者不啻千數，宮中為之慎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壬辰歲，廣陽坊居民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日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真道宮也，遂捐資以買之。建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不有所，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為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蔬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為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顛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為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燭。人

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為，輕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遠。人之至也，猶若脫塵羈逃世網，其心放焉而有忘其歸者，況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縈內疚以汨心志，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憊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逸者為何如？作者喟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冲，字仲和，描州齋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妊十九月乃生。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丐焉，即從傍與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千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濱都觀，請謁長春師，過濰陽玉清宮，清和尹公為紹介焉。初號仲和，後領河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峰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
神仙宮府聊相從，偷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滿庭花木春融融。
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參知政事陝西四川等路行中書省事商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應問，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邃沼，雖不迫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劫。秦為兵冲焚毀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為蘆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為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為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鍾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集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宮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洛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為事。乃命其徒剪榛棘，聳柱礎，陶鋸臂，勤垣塘，於是四方道倡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听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僇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叔。事未竟，不幸先師捐館，命弟子張志靜主之，無何，張亦馱世，志古等才謝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臉不沾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勤，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

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切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為最。闢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甍巨棟，綿互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昆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僚，蓄芻藥以備傳客，饑者食之，寒者噢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暗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默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之始末，俾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時中統二年九月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樵李冶仁卿撰

山車垂鉤，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野鹿，同歸自然，物與無妄，夫何為乎，雖接子之或使，亦季真之莫為已。世既下衰道衛幅裂，一真內潰，萬偽鱗纖，猖狂恣睢，饅謂億僑，剖姦厥詐，沂鄂太素。一於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遠古之宅，則日填月積、積習生常，氓之蚩蚩將為異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歲之遼，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沖虛之救，而七真繼踵，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荃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風於我國朝啟運建極之際，中問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俘虜之餘齒，凍餒之殘喘，狸訐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骸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葉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劫藏之，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況傳贊精碗，仙語琅琅耶？諸君叔列，曲折備盡，然走復卜下贅談其傍，亦側務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養，變化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走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稽首誠明，母日子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三月初士。，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春，奉玄繡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逆。僕聞洞真寧海人，自觀觀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閉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輩鮮儷，潔行仁聲遠近著聞。正大間，被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官。越壬辰，大軍南渡，燕

京長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于懷，後聞嚴行臺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睹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眾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日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一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f？一常主法席，其餘耆德不可藥舉比輟。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劉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死白雷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簪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往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寂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問，洞真胸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雷之疑哉。眾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弔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賀也。於是相與開賓綰，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雷行，長官執其御。富貴不敢驕，黑鍊竊思預。

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翕。祖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遽。

煙柳望長亭，茫茫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乘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唳，忽作仙亮獨自飛。

苑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瀾馮志亨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現，天上孤雲到處飛。

蕙帳夜寒添鶴怨，祖庭春暖待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玲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遼天快空廓，燕市謝淹留。

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虛舟道人李鼎撰

雄雞一鳴，六合出其昏間，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天下之事有廣大至於充塞霄壤，而感發之機初或起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我重陽祖師之道

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眾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顛圓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撒胸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在大光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遇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為序，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奠位之始，人非水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益於世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不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一，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講也。謂水之神耶，貪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醫，若之何而不神。予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之大也，如日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中統辛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屹然天一柱。
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書，造物不輕付。
重陽起全真，商視仍闊步。矯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
妄跡復知非，收心活死暮。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
于今終南下，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慮。
巾車儻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徵上

樓閣崢嶸甘水濱，重陽曾此遇天真。瓊漿一滌迷雲散，醉眼初開道日新。
遠別西秦勞玉趾，徑歸東海釣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攀鱗上

道源將啟寓真荃，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心閑出岫，珠由罔象得成玄。
二仙祕訣歸親授，一飲神機已默傳。唯有善淵流振遠，紛紛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

湛湛溪流漬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液邊巡就，七朵金蓮次第開。
雲海難尋歸去路，乾坤惟有劫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會為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

才出山垠可濫觴，振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樹七珠秀，後長金蓮萬朵芳。

勾漏莫誇丹井味，南陽休詫菊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清泠正脈嘗。
宣授樞密院參議陳邃上

蒼髯如戟眼如冰，凜凜豐標漢歲星。應是老仙元有分，更遭羽客解通靈。
一瓢神糞開玄境，萬古中原拜祖庭。聞道劫餘糜爛者，多因此水救來醒。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

外全乎人，內全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
海蟾一照，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荃。
人勿自棄，甘河有泉。

洛陽宰沂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下洋洋水，正派元來有指南。
振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遍中州。反涇合渭東歸海，要向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饒蹉跎。操瓢試向橋邊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醪醴。
是何濡軌不成川，北流赴渭朝宗然。東海相絕幾千里，餘波開七黃金蓮。
河之源委人不見，味更幽眇人豈辨。仙翁乘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須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頓上

大道茫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飲天瓢水，迴首西風已悟真。
魏叟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爭如一滴甘河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貧上

玄元遺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冥還有本，至人遭遇豈無緣。
堪嗟漢武空巡海，可笑王喬浪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瓢甘水是真荃。
安西路總管府判官寇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龐，曾遇仙翁倒玉壺。鉛汞有蒙傳祕訣，聖凡從此頓殊途。
消冰作水元非異，點鐵成金信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說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豐骨變，四海玄風起。
東有丹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氣，佐命猶壁壘。
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靡。全真有真樂，將相安足擬。
鬱鬱三神宮，分據如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
憶昔臨河堤，清映石齒齒。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
後振更雄深，仰暫天樂子。

長安客喬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緣一酌簞瓢水，誰解千年五祖功。

金闕儼遺泰甸月，石壇高起漢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縑鸞會故宮。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祕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株琪樹秀，世間萬朵玉蓮芳。
天人混合同三昧，薪火圓融共一光。滾滾甘河東未已，了知源遠振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劍人歸後，四海全真道化洪。
夢斷鶴鳴丹井露，醺餘磨舞石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衛致夷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
陶君饒訝遷都水，扁鵲虛勞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弘衍遍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或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古傷分裂，天廷重陽出大全。
甘水降神冥海外，至人相契赤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黃金萬朵蓮。

後序

門人建安張好古撰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
吾師天樂真人自養浩祖庭典教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以著述為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為耦，金石之所載莫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固罕得而徧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若宮觀，其為碑記傳贊凡九十餘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一哀為一編，目之曰《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作，亦猶道學諸公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鋟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條之責，自夏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觀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固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緝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竟